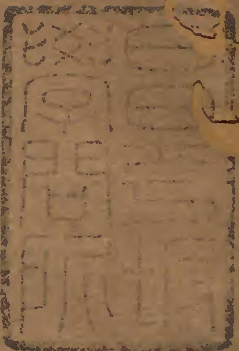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

百四十九之百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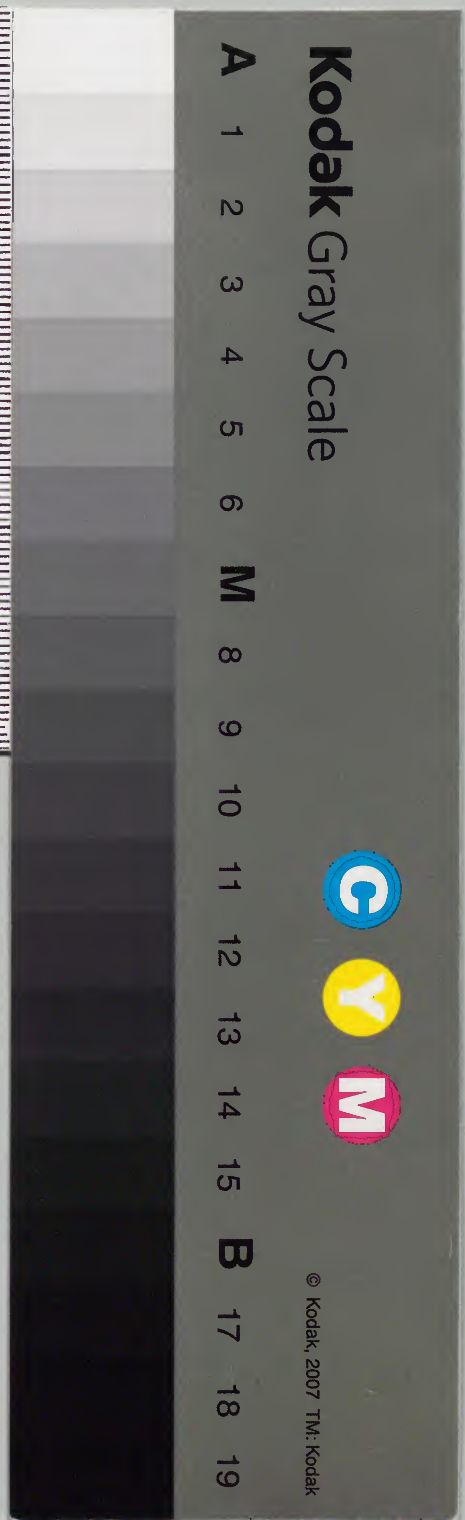
九



漢書門類			
一	一	一	一
〇〇	〇八	〇六	〇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元	一	一	漢
四	五	五	書
函	〇	〇	冊
井	〇	〇	架
一	〇	〇	號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49)	
函號	294	1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九

淺草文庫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兵考 兵制

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
次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

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
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
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
亦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春秋傳曰成國不
過半天子之軍詩常武曰整我六師文王曰六師及之此周為
六軍之見于經者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
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春
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疏云此皆據在鄉時為鄉大夫
州長黨正旅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長不言下士者
以衆為官軍故畧而不言大國次國小國皆以命數同者軍數
則同則生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魯是侯爵而魯

崇禎三年重刊

兵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九

崇禎三年重刊

頌言公徒三萬注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如襄公作三軍則是前無三軍惟僖公盛時有之又季武子為三軍叔孫昭子不可云我小侯也是伯禽大侯之時有之楚之軍法百人為卒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為兩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為承承有偏一軍則二府有兩以證此經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之意也

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盱江李氏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卒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追胥以令貢賦用謂使民事之伍兩旅卒師軍皆衆之名而一十

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教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役功令之事追逐寇也春秋公追戎于濟西胥何捕盜賊也○疏曰五人為伍即五家爲比家出一人在家爲比在軍爲伍五伍爲兩即五比爲兩間二比爲旅即五族爲黨五百家族五族人五師爲軍即五鄉爲州州二千五百家軍萬二千五百人管子曰政者軍令在鄉五家爲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爲伍則伍長領之在家間胥領之在軍則爲兩司馬領之在軍爲族師在軍爲卒長在家爲黨正在軍爲旅師在家爲軍長在軍爲師帥在鄉爲大夫在軍爲軍將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均平也周室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強任力役之事者也年老耆一人而已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凡起徒卒者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鄭司農云羨者饒也田謂田獵也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追謂追逐寇賊也竭作者盡行也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

乃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疏曰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
一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也若夫六遂之內以下劑致
其餘皆為餘夫饒遠故也

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
野以下劑致致謂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

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
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上地家七人至母過家七人
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也會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
下劑致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
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
預所以優野人也惟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
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
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異詩曰其軍三單先
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

按班固漢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之

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

方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

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

租也賦謂發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

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

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

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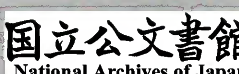
四封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

也術大道也川謂水之通流者沈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

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

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

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



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千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薛氏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筭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二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卿六遂迭用之耳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

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二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爲車二千乘矣

又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分之四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六以此八家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後子三與師十萬口費千金內外騷動忌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向夫五之七不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之一邊臣

章氏曰三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司馬出之士徒亦復

其少蓋古人之於兵不若世之小國徒口言其可任者非
實數也後世之此言也此言也此言也後世先王之
制其他如魯成作在甲兵之制也臨淄之中七萬戶
不下戶三萬子而卒以二十一萬魯宋謂魯曰昨案戶
籍可得三十萬魯宋謂魯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魯宋
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
四萬以為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尚
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閒所折不過二萬耳

成周兵制圖

- | | | |
|-------|------|------------|
| 王 上公 | 六鄉六遂 | 六軍 一萬五千人 |
| 大國 上公 | 三鄉三遂 | 三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
| 侯伯 | 二鄉二遂 | 二軍 一萬一千五百人 |
| 小國 子男 | 一鄉一遂 | 一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

伍五人

公室公臣下士

他長二千五百人

有二十五人

兩司馬中士

共一萬五千人

卒百人

旅長上士

共二千五百人

旅五百人

旅師下大夫

共一千五百人

師二千五百人

師帥中大夫

共一千五百人

軍三千五百人

軍將卿

共六人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為鄉六鄉百

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千夫之地除

山川城邑之隅二萬六千井六萬四千夫之地除公田九

分之二為五十五萬二千夫天以一易每易三分通之三分

去一為二十五萬四百夫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丘為

積六鄉為一乘而餘率百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

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

千里

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隱居三百五十者四十夫武車
十乘者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載之師也牧野之
十萬意大武馬過而征之大司馬教兵勿有騷亂
則此其具近也十年而後一遍充三武武任者率十有
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武尊之至也
自是不欲將兵之力也古者幾國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
字有四六之役亦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工賦亦不過
元戎十乘以先啓而行也王有四方之事亦徵師十諸
自是見其六師師也小宰掌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
之便高宗伐楚蓋襄荆之族武土克商嘗用西上至於征
徐以魯費追賴以韓韓于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
攷也平王出成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成申許
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

秋之初從王代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
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唯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
深譏焉

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
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內政而寓
軍令焉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
士鄉十五韋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
三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卿澤立三
虞山立三衡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
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
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
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詩四里
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

案界也

兵考兵制
春秋通考卷之二十一
六
也示慎二年重刊

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師帥之公將其

一 工商之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

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

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夜戰聲相聞

足以不乖書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

百乘周制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萬人為軍以齊法參周制車增三百

乘徒損三萬人吳子云野如鄉之法五鄙制鄙三十家為邑

邑有司制野鄙之政此以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

有鄉師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

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

政聽屬正五正聽大夫之治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下政聽鄉下政縣

帥之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得一兵得甲

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

甲十萬車五千乘蓋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進征之率

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畧依周變從輕便當時地廣參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嚴蔽明殺賢下比之罰其賢

者則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訾相之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

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

伍退而脩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過者而摘之亦嚴蔽賢

蔽明下比之罰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

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政既成以守

則固以征則強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五之數其後讀管子

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

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

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

管子卷之四十九

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取三馬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遺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

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執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者嘗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爲行行百爲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桴而鼓

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决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决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林氏曰如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為工商共十五則為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釐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為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它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為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為兵

右齊兵制

晉曲沃武公并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六年十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

軍以滅狄滅魏惠公韓之敗作州兵唐十五年惠公

象曰征繕以輔藩子甲兵益多幽有盈千獲晉呂甥言於

作州兵五萬為州制也孔穎達曰周禮卿大夫以歲時

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穎達曰周禮卿大夫以歲時

登其大夫之家易精又少察易精又少察易精又少察易精

軍卻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荊將下軍先軫佐

之二軍則上軍為尊三軍則中軍為尊城濮之戰賦車七

百乘五萬人按楚為啓疆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

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都南甲車四千乘則晉

通國率亦五千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其後作三行以禦

狄八年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穀將左行成國不

過三軍今復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而實則為六軍

案員子冒文公召為前行清原之蒐遂作五軍三行蓋文

四萬以獲其志意即三行

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罷之更為上下新軍○襄公
蒐于夷六年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郊之戰宣十二年
軍增置大夫各一人則猶三行也至鞏之戰成二年卻克請
益車八百乘始作六軍實鞏之功中下各增三軍韓厥趙括
鞏胡驛穿荀黷趙旃皆為卿落莫王庶若此厲公鄆陵
之戰罷新上軍宣十六年悼公初尚四軍襄公八年楚伐鄭其子展曰四軍無闕其
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明
年遂舍之宣十七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蓋自文
公僖王度至悼公方董焉

晉兵制

魯自僉公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公徒
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
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者成也宣三萬七

宣公嘗泰初稅畝什二而稅既益民心及成公謀伐齊既
作丘甲丘各一甲又益民賦率二甸而加步卒二十四
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程氏曰周禮凡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
戎馬一疋半三頭四丘為甸甸方八里六十四井出長轂
一乘戎馬四疋半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
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
為乘稍入掌丘乘之政令禮也丘乘乘是也以乘
為甸衛良夫乘甸兩丘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
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無據地言之其實一也今
作丘甲者即丘出甲一人是一甸之甲共百人為丘也穀
梁以為甲非人人之所能為杜預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
誤矣

胡氏曰魯至昭公嘗寇于紅至增三之一且明年戰于
案四卿並出春秋未自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
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不入者皆征之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始令中軍四分
公室季氏擇三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
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秋
至至十商魯不商不也革車千乘故邾人告
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三皆
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于北蒲十一千戶
又于北蒲者再公十四獨異於它公者品是也
世吾不待有其國而奪於人大大夫不得專也
陪享各恃兵威以為強假大鬼之名陰擇其材力可健者

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
疾臣下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以夫田而賦軍
旅之征悉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丘賦之法因其田則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則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古者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軍旅之征非矣

右魯兵制

楚自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武王始為軍政作荆
尸以伐隨授師子以立陳法莊襄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馬以代隨秦宣十二年隨武
子論楚之兵曰荆尸而舉杜預曰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
始更此為陳法遂以為各子鎗屬亦楚陳所利大抵陳中
有利於長兵者是短兵蓋楚參用子為陳成王地方千里城
濮之役傳二十八年子玉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
若敖之六卒從之大抵皆非正軍制亦非古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

杜曰三軍惟中軍完則不敗者止若教之六卒楚軍有兩廣即其親軍今日西廣止分其一而已杜注東宮曰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按文元年宮臣以宮甲圍成王是宮中兵也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杜預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于時子玉既為令尹而乃請戰蓋欲增兵耳若敖之六卒乃子玉豕兵觀宣公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穆王按晉文襄霸之

後楚益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屬文元年傳潘崇掌環衛之環王官又宣十傳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注官當同環列之尹都君馬之屬所以親衛於王出入同之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孟左孟兩甄之制文十年會于厥貉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台可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杜注孟由獨陳名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蓋期思公復遂一人為左馬當中央則左司馬二人為右馬蓋期思公復遂一人為右馬當兩甄矣兩甄猶言兩翼莊王霸強克庸以來文十年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速邲之戰宣十年軍制備矣蓋兆於武王備於莊王傳莫詳焉三軍以為正軍傳曰楚子北師次

車

子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此三軍者蓋正軍也是時救為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數如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秉統三軍矣二廣以為親軍傳載欒武子言楚軍制曰駕之車杜預注二廣召之親兵按傳楚子分二廣右廣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暇御右廣養由基為左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旄杜預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傳又曰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黃先左蓋左入嘗在王側內官卒當其夜若今之當更循環衛之以及日掩襲親軍之制詳矣信二十八年西廣從了王時子王專軍政故分西廣以備之今郊之戰則二廣皆以候王迭載其曰楚之乘廣先左杜預雖云以乘左得勝然游關以為實則楚人尚左故親軍分廣而王則乘左游關以為游兵游使潘黨率游關四十乘從唐侯游關蓋游兵往來以防敗失由正軍中逐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卒傳曰廣有一旋分出係步五之數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司馬法百人為卒卒又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司馬法百人為卒卒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廣十五乘則古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兩者孔穎達謂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首人也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蓋防正軍有敗

則以偏卒易之正卒於陳則分左右二拒傳尹齊將右
有闕則以偏卒補之拒卒以逐下軍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拒以從上軍亦猶
鄭二拒蓋楚子在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分此二拒右
拒當晉下軍左拒當晉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
上軍故杜預謂為陳名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
乘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
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軍行右轅左追蓐
步卒甲士在車不供碎役分步卒為前左右三處兵車一
轅馬夾之而言夾轅者步卒波主分左右者軍行時又
分之在兩南挾轅以為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
楚陳以轅為主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其應
左右者使之進步草草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蓐謂即止
之草以爲宿簡豫定左右之別左道分使之故云軍行至
於對陳則在車左右前茅慮無爾雅曰茅明也在前者明
爲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常則預告軍衆使知而為備
如今軍行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虞有伏兵使踰行人
持以綫及白為幡與軍人為號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
之類是也茅旌義未詳中權是中軍大將軍也杜預注或曰
時楚以茅為旌義未詳中權是中軍大將軍也杜預注或曰
軍之心在此權者謂謀之高下輕重皆當後勁以精兵為
良法百官象物而動物猶類也謂旌旗蓋物類也百官象
卑不同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號令而自

備周禮大司馬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
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旟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
凡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尊甲所建各行軍之
有物類此云象物而動謂軍行時當指治兵之法行軍之
翼日則輜重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及昏楚師軍於
注輜重也楚輜重嘗後正軍一日蓋楚軍有法輜重若與
正軍過遠則有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後亂正軍亦潰後
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蓋以非太近則凡此皆軍政
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大兵一日為得宜也

之善者也若共王之世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皆
創名之襄三年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
戰備也組甲漆甲成文被練之袍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
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
牢固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
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
又組是條繩不可為衣服安得以為甲裏杜預注組甲漆甲
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為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
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
說近之呂祖謙曰組甲被練皆擇兵之精者被練若今之
軟纜康王以為掩為司馬始并沃衍牧隰臯賦車籍馬而
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襄二十五年楚為掩書土田牧隰臯

崇禎三年重刊

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
兵徒甲兵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美邑賦千乘於是五帥左氏傳吳人敗諸平王簡上國

東國之兵都外都師精練有法昭十四年楚平王使然丹

其民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瀕息民

五年而復用師杜預注上國都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

故謂之上國按云簡東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

之兵也西國東國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孔穎達曰西

為上則東為下言至若戊丁則若申息之子弟信二十

東則此是西互見也

子入居于申子玉城濮之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士

若申息之老何杜預曰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

兵則若都君子按之則若王馬之屬昭二十七年傳左司

馬之屬以濟師杜注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逵云平常

免其行役事急乃使之耳君子既為士則不調發唯吳楚

多有此事事急則從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王馬之

屬王養馬官屬校人之類凡此皆以急調役非常法其為

舟師以待吳寇而卒莫能以得志故曰吳用木也我用革

也楚用舟師自康王始考之經傳吳自成七年始入州來

暨吳王卒繼侵楚明年敗楚于卑舟之隘是吳利在舟

師楚懼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為舟師以畧吳疆而吳

乃滅巢昭王時救潛之役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河內而還

竟無成功其後襲危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豫章

師于巢遂敗楚師入郢之後吳太子終累又敗楚舟師獲

其帥蓋楚雖以備舟置舟師而實

莫能勝亦地形用便不同耳

右楚兵制

秦自非子為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為附庸至秦仲始大

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

遂有岐豐之地列為諸侯地其戎相錯襄公修其車馬備

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西戎始作三軍祿之役三帥

而車二百乘又置陷陣陷陣三層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

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強盛及孝公用商鞅定變

法之令今民為什五而相收連坐告者與斬敵首同賞

匿姦者與降敵同爵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

軍功者各以卒音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

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

闢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之人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自公上至大庶長十八級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

右秦兵制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二水北有林胡樓煩樓煩屬雁門郡二西有雲中九原二郡南有漳沱易水地州國名朔嵐巴北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粟矣此所謂之天府也

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

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臣切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破秦必矣

說韓宣惠王曰韓氏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二縣有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

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南方發子蠶夷少府恃力距來者韓有給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按來者謂弩勢勁利足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各時力距來敵也見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卒而射百

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冥山在豫州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賻戰國合伯春秋後鄧師宛馮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在蔡陽龍淵太阿二劍皆階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蓋

革挾咬防革挾音決謂以革為射決也射鞬也無不畢具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疏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

陵舞陽新都新鄆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

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

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鞜鞜殷

殷鞜鞜音隱宏反若有三軍之衆臣切量大王之國不干楚切

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即魏氏武卒也注蒼頭二十萬

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荀子云魏有蒼頭二十萬是也奮擊二十萬斷養

謂養馬賤者亦為兵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

遠矣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

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

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五家即五國也進如鋒矢大戰如雷霆

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秦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言臨淄

足齊有軍役不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二男

子三七十二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

一萬矣

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

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鄒陽地

步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伯王

之資也

班固漢書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

增講武之禮以為威樂用相祭視謂師也而秦更名

角抵師古曰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

士因執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爭虞吳有孫武齊有孫臏

師古曰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獸立勝垂若無籍
當此之時秦從連衡謂其地東西長也秦轉相攻伐代為雌雄師古曰
也齊怒以技擊疆足使秦滅積後魏以立攻守之勝魏
惠以武卒奮師古曰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世方子於
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荀卿明於王道而
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
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有上下惟心攻謀不良故可變
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卯卯讀作卯猶子弟之衛父兄
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難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
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
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卯
投石夫何幸之有師古曰言往必破碎詩曰武工載旆有虔秉鉞如

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
先故得如火之威無能止也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
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
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
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度曰作大甲三屬竟
一經緣一此三屬也屬之六反聯也操十二石之弩負
矢五十人置戈其上冠胄帶劍羸三日之糧師古曰
也師古曰日中而趨百里師古曰
也師古曰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
也師古曰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
阨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劫之以載師古曰
隱之以阨師古曰

師古曰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獸立勝垂若無籍
謂其地東西長也秦轉相攻伐代為雌雄師古曰
足使秦滅積後魏以立攻守之勝魏
師古曰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
師古曰言有上下惟心攻謀不良故可變
卯讀作卯猶子弟之衛父兄
難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
師古曰言往必破碎詩曰武工載旆有虔秉鉞如

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紐帶習也音使民所以

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也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

能四者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

道耳師古曰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師古曰故雖地廣

兵彊鯨鯢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蘇林曰鯨音

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人王兵兵然猶未本仁

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

不可以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

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

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襲耳

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也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

今宜依古不從流俗也

敗者不亡者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謂司寇也

命以蠻夷謂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

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致禽桀紂師古曰謂湯紂

所謂善陳戰者也齊桓南服疆楚使貢周室

年伐楚次於平不供也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

我故也存亡繼絕功為伯師古曰謂齊魯也伯謂三國所

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圍廬之禍國滅出亡

無君父老曰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

號大請救師古曰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秦子

百乘以救楚也昭王返國師古曰吳師已所謂善敗不

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

豺狼之徒奮其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無古曰言如
竄武極詐士民之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言如
之徒也矣起雲合畢共亂之師古曰言如
也也焉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
伊呂之將子孫存國與商周並師古曰言如
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
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師古曰言如
自周室以東諸侯強大僭侈兵法軍制國自為政俱
非先王之舊貴之齊秦其尤也魯雖弱國而軍制亦
屢變故據左氏內外傳諸書略攷諸國之兵制至戰
國時六王爭強政雖無可攷而略見於蘇秦之說
班孟堅西漢刑法志論兵多述春秋戰國時事頗有

可攷故具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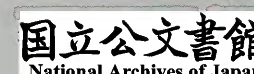
秦始皇既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鑄為鍾鐻講武之禮罷為角觝是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而勝廣起里門左謂閭里之
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
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

山齋易氏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西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以隱官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發近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關

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卒以擊之而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十數萬坑於降楚者又二十餘萬沛公入關而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於兵備廢弛而倚辨於倉卒高祖鑒其弊而於郡國京師兵備嚴整且內外有相制之勢漢法之善者也

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爲秦之所以亡山齊囚而發明其說然愚以爲秦之亡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爲織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於無用之時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

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柰何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即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兵考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惠帝七年發車騎材官詣

滎陽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景帝後二

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武帝王恢擊匈奴伏兵車騎材官

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

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城

易氏曰刑法志曰踵秦置材官車騎於郡國特其略耳其實不惟置材官而已又曰武帝外有樓船特言用樓船以平百粵耳其實高祖已有樓船之制也光武紀注所引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

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以漢史考之大抵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止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止有樓船三者之兵雖各隨

盧河潯陽會稽諸處止有

宜而郡國之兵其制則

一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郡有守有都尉都尉佐太守與武其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每歲郡守尉教兵則侯國之相與焉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皆所以尊京師也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漢舊儀殿外門署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南軍也

南軍衛尉主之

顏曰衛尉等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

掌宮城門內之兵

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入北軍尚

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時呂祿為將軍掌北軍產為相國掌南軍太尉已入北軍尚有南軍故未敢誦言誅產已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入欲未央宮為亂弗得入蓋產所將南軍當在殿廬之內及宣帝用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不言南軍蓋衛即南軍也戾太子變時京師兵盡發獨不問發南軍蓋衛士從上在甘泉故也以此知南軍為宮城兵而衛尉主之

古者環衛有二等官伯則領貴游子第官正則領宮徒役事

漢有衛郎衛兵亦此制歟

衛尉衛郎中令

武帝更名郎中令名光祿

勳掌宿衛宮殿門

其屬者

有諸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官皆東直執戟宿衛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

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

車戶騎三將見百官表

易氏曰或曰漢制有衛郎衛兵衛兵既屬衛尉為南軍而

郎中令均是宿衛故表志皆列於衛尉之前而論者皆編
為南軍若謂郎中令所領皆郎不可以軍言則守門戶出
充軍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為出之以擊羗
哉此說殆不其然抑嘗考之郎衛兵南固均為宿衛之職
而郎中令衛尉所掌又皆宮門內外之事按郎中令乃秦
官武帝更其名為光祿勳前表光祿勳掌宮門戶衛尉掌
宮殿門衛屯兵從志光祿勳掌宿衛官殿門戶衛尉掌官
門衛士宮門徼循事其職實有相關者舊儀曰殿外門舍
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職之相關特有內外之別耳
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職然兵衛之屬衛尉者號為
南軍固可考而知若遂以光祿勳列於南軍則有所不可
攷者漢光祿勳之職屬官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
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以下如議郎中郎秩

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職任固不輕矣
而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
弟子高弟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期門羽
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別為一府非可謂之南軍
也所謂守門戶充車騎者若今之環衛出為天子導從儀
衛而已非可以軍名也宣帝之擊羗特以死事之子孫羽
林孤兒用之非謂所掌之郎而盡使之從軍不然文帝自
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
中令行殿中以是觀之則張武自別領郎衛之職宋昌自
兼領南北軍之職兵衛郎衛分為二職則知郎衛非南軍
明矣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皆宿衛官屬南軍

東方朔傳上始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

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以六郡良家子選給

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六郡謂隴西天水北地西河也掌執兵送從以

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校尉

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

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

者之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羽林有

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蔡質漢儀曰羽林有

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右監主右騎九百人又有羽林黃頭郎枚乘傳注習平帝

又更期門為虎賁主宿衛此光祿勳所領之兵師古曰羽林

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此說非也按

管志羽林軍四十五在營星在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

名軍以羽林章氏曰南軍右郎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城輕

重不侔矣漢世凡大喪自諸郎衛皆發而宣帝之葬霍光

光武之葬吳漢則詔以北軍護送章懷太子曰不以南軍

重之也又王國人不得宿衛親屬犯法人不得宿衛如龔

遂為楚王常侍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蕭望之以

甲科為郎坐從弟犯法則不得宿衛季冬或正月天子行

幸曲臺臨饗衛士勸以農桑令就田里必觀以角觝而後

遣則南軍之重可知矣

北軍中尉主之專掌京城門內之兵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巡徼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

都船四令丞又有式道左右候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之丞

兵卒皆屬焉是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

兵而中尉主之也

山齋易氏曰北軍徼循京師屬中尉別有壘垣軍門在京

崇禎三年重刊

兵考

之天通考卷二百五

崇禎三年重刊

城按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為賈區軍正丞胡建斬之而中壘校尉實掌北軍壘門內則是北軍自有壘垣軍門惟北軍有壘垣軍門必有漢節而後入高紀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顓兵秉政太尉周勃欲入北軍而不得入迺令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又武紀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又漢帝年紀大搜長安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征官多餓死是北軍在長安城內苟無漢節雖以太尉之尊軍門得以拒之不得入其法甚嚴也然北軍之壘錯列長安城內不近宮城也南宮列於宮垣北軍亦不得入江充傳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詣北軍擊匈奴即移書光錄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又禮儀志先臘一日大饗謂之逐疫黃門倡偃

子和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雜水中京賦注云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此衛士在內北軍在外之證也

又曰或曰北軍屬太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以寵大將而北軍分八校以中壘領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秩皆二千石不相統屬而中壘自掌北軍壘垣門事非兼入校此固不待辯而明矣至謂北軍屬太尉則尤不可以不辯彼獨見太尉周勃入北軍之事故舉而言之殊不知當持勃欲入北軍必令紀通持節矯內之是以計誅呂氏非謂以大尉領北軍而後入也蓋北軍自屬中尉而太尉掌武雖本兵之任然三公之職初不常置按司馬氏將相表高帝二年太尉盧縮五年罷十一年周勃為太尉攻代後官省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文帝三年罷魯丞相景帝

五年復置七年罷武帝建元元年復置二年罷後改為太
司馬是其職之或罷或置蓋以三公無所不統官不必備
惟其人而已豈重領北軍者耶

武帝增置八校

屬也更名中尉為執金吾百官志執金吾秦官

武帝在官當全執帝用兵四夷發中尉之卒遠擊南粵恐

內無重兵或致生變於是創置七校尉募知胡事者為胡

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

校尉凡八校尉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又外掌西域也騎校尉掌騎士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內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如淳曰越

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施越也論古曰宣紀言欲飛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名也宣曲胡騎校尉掌

池陽胡騎不常置池陽胡騎之中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者日工

射者也其與中壘聲則中之因以名也凡有校尉掌輕車凡

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秩皆二千石刑法志言武

校尉胡騎校尉外又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不在八

不常置故言七城門候各領其此也城門初無兵

有司馬八屯各十二城門候亦領之十二城門各領

自天子事後置以城門校尉天子使如侯持節發長水及

宣曲胡騎皆已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追捕如侯告胡人

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蓋中壘在北軍

而步兵在長林苑門長水兼營長水及宣曲胡騎則在長

水及宣曲皆在長安城外顏師古以長水在今鄠縣東長

水鄉是知八校分屯不專在一所歸同名北軍而各以校

尉領之而不屬中尉之北軍此八校尉所以自列於城門

校尉之後而中壘校尉亦別掌北軍壘門內外不屬金吾

也蓋金吾秩中二千石而八校皆秩二千石其位亦重矣
光武併七校為五營故省虎賁八射聲省胡騎入長水又
省中壘校尉而置北軍中候堂並五營自是五營屬北軍
以北軍中候監之謂之比軍五營
章氏曰按武帝八校為北軍表不言屬中尉疑中壘自專
統北軍與中尉異司而北軍始不屬中尉矣武帝既增校
尉恐中壘之權太重又於光祿勳之下旋理會增添於是
增羽林期門以益南軍太僕領一軍之勢均胡廣曰衛尉
巡行宮中則執金吾徼於宮外則表裏唐李揆曰漢以南
北軍相制者此也

又曰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置調發來何以言之黃
為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典則知
郡國調上衛士一歲一更更代番上初無定兵自武帝
八校則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門則長從始此 古者禁衛
兵不出漢初猶得古意京師之兵不以出征高帝十一年
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二年發中尉材官羽林衛將軍軍兵
長安則中尉之兵未始遠出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
呂嘉則失之矣至宣帝遂令羽林伏飛諸兵遠赴金城擊
羌不亦騷動之甚乎

又曰漢兵郎無負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
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
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亦不過六
百人衛尉所領諸官掖門都候劔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
千五百人十二城門兵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統
門司馬攻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人則城門領於
一校大約可見中都兵蓋僅用四萬耳

南軍圖

上準東漢安帝紀注

南

三署郎 本郎中今武帝改

車戶騎三將

武

左中郎將 主左署郎

虎

五官中郎將 主五官郎

主

光祿勳

右中郎將 主右署郎

羽

車戶騎三將

武

軍

衛士 八十人

武帝置期門平帝更虎賁

左監 主左騎八百人

虎賁郎 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主虎賁宿衛

主殿明內

羽林郎 百八十人

武帝置建章營騎羽林騎

右監 主右騎九百人

衛尉圖

下韋東漢百官志衛尉注

公車司馬 注開門兵

南宮衛士 衛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宮衛士 衛士四百七十二人

左都侯 主劔戟衛士四百十六人

右都侯 主劔戟衛士三百八十三人

南宮南屯司馬 主平城門衛士一百一人

北宮門蒼龍司馬 主東門衛士四十人

玄武司馬 主玄武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屯司馬 主北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門朱雀司馬 主南掖門衛士一百二十四人

東明司馬 主東門衛士一百八十八人

朔平司馬 主北門衛士一百十七人

主殿

衛尉

外兵

北軍圖

北

軍

中壘校尉

本中尉武帝改屬
光武省置中侯

掌北軍 北京

壘門 城兵

越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越騎

步兵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上林苑門屯兵

長水校尉 領士七百三十六人

射聲校尉 領士七百八十一人掌射士

屯騎校尉 領士七百八十一人掌騎士

胡騎校尉 光武并長水掌胡騎

虎賁校尉 光武并射聲號五營掌輕車

城兵

北京

五等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九

章氏曰班孟堅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六刑用兵之義
而以兵附刑然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考焉漢初兵民
不甚分如馮唐謂文帝曰家人子弟起田中從軍而後漢
禮儀志謂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由是觀之兵農尚未分
山齋易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
北軍之中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
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
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
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
輕重之不倫耶嘗考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戶滿
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
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爲逼故處
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也於親爲有間故處於內而

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爲
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
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爲甚邇民情有間里墓墳族屬之愛
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
漸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略范蔚
宗後史於此尤闕焉往往雜見一二於紀傳表志之間鄉
者以管見而商榷之攷其始末述以儷語其後先沿革悉
疏於下而猶恨未能條列漢制之詳近猶子開得曹監學
者所考南北軍且合此二書略加參訂遂使漢家一代軍
制與夫內外相制之意如辨白黑瞭然在目誠攷古之一
端於是乎書

又曰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
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

屬中尉夫中尉為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甚逼則兵權為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効乏軍典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

又曰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為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者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為正一歲為衛士即此

宮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輟置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是即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為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考韋元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甘泉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為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懸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宮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漢氏

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
後百官志考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
八人左右都候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
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玄武三
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
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爲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
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又中尉緹騎
二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
所考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
二十人况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每所在多不過三千
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
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
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

重兵悉在京師哉故此以萬旅言之

又曰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爲甚略無所考證然雜見
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
八年之紀也考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
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摹宏遠矣漢初定天
下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
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平一年百
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勰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
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
其陵歟勰者毋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王屈
周昌使相之及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爲保護趙王
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
帝初年呂氏固已顯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爲衛尉

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爲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宮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董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土產爲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即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爲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詔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實顯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爲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既顯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主之相國也。又按表文二年始

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然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以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謂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闕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

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猶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為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產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為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

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矣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

年二十三傳之疇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廢罷

如淳曰律

漢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為正卒每一歲當給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為錢二千入於官以顧庸者已上戍中都官者一年為衛士京師者一年為材官騎士樓船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為正卒就田里以待蕃上調發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
一月一更爲更卒也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
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
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
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
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昭帝紀如淳注
秦用商鞅之法月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
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漢興循未改後改易有謫
乃戍邊一歲耳

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切詳其說卒更者正身供
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
則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
邊疆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

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及
且以兩月爲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
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
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
者毋幾矣然晁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則
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雇募而言一歲是併行程與雇募通言之
乃如淳注說殊與三日之說背馳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
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
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七謫科所謂吏有罪者罪人也所謂賈人贅婿及有市籍者皆無罪之人也問左者已復除之人也詳見下晁錯疏中漢初亦遵其
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
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爲
過更之法耳



如發謫徒則有七科謫惡少年亡命弛刑選募則有勇敢犇命
伉徒之屬此皆出於正兵之外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 武帝元鼎五年

呂嘉反遣路博德將罪人馳義越侯遺則將巴蜀罪人咸會

番禺 元封二年募天下死罪擊朝鮮 六年赦京師亡命

令從軍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

數萬人期至貳師取善馬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張晏曰吏

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人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元鳳元

年武都氏人反發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 宣帝神爵元

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 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

士出朔方 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發捷為蜀郡犇命擊

益州注云常兵不足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謂之犇命 宣帝本始二年選郡國吏

三百石伉徒犇命者皆從軍

文帝用晁錯言募民徙塞下

錯上言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揚粵

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

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

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

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故也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

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毳細毛也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楊

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

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服虔曰償音儻也秦民

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

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

入間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間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地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間里門

也居間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

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師古曰北故戰
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
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
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師古曰復除也
天下明知禍然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陳勝
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
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其勢易
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
宅之歸居也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
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胡人之生業而中國
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
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
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

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甚費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
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
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
藺石布渠答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答鐵疾藺
一乘豆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谷廣九尺長
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鐵是也渠答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
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
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謂謂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為中周虎
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落也蘇林曰一名天
徒復作今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
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

文獻通考卷三百五十五

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物徙之時縣字且
贍乃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
止也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
得豫言之也然二一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總同卿
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又安其
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
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寇略漢人及裔
其本主以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二
羊賞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
此事欲立德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
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
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任虜之患利施後世名
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

者恐老

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
法師古曰存郵所徙之者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使
刻使先至老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
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曰所以克實相其陰陽之和
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艸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
二內門戶之備張晏曰二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為置醫巫以收
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郵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
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
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伍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
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張晏曰假音假借之假百五師
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者師古曰也師古曰今流俗書本誤

云考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五

大

崇禎四年重刊

字作護安 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于
改之耳 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收成勿令遷徙
日各守其業也 勿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
日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
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遺踵矣 師古曰還讀日旋所徙之民非
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
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 師古曰意
大治之則終身創矣 師古曰創懲也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 師古曰使
日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來前不能困使得氣去得其勝是
甲可如常以為爲候而出軍 而去後未易服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
謂者監之號黎陽兵其後又以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
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而京師南北軍如故

於北軍則并胡騎虎賁二校爲五營以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
之於南軍則光祿勳省車戶騎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及
衛士一丞

建武之初禁網尚濶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
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
餘調發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
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
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與賊虜未殄召兵鄰國宜有重謹可立
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
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
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款兵
如故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准

更賦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 十三年罷左右將軍
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光武罷都尉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罷尉省校輒復
臨時補置七年罷長水射聲二十校十五年復更增屯騎校
九年省關都尉十九年復置函谷關都尉而天下亦往往復

置都尉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
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

管明帝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羗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

尉安帝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其後盜作緣海稍稍增

兵順帝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要

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西羌置屯多矣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於是勸帝大發四

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胄稱無上將軍以厭始置西園八

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為中軍校尉傳云鮑鴻

為下軍校尉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左軍校尉馮芳為助軍

右校尉夏牟為左校尉淳于夔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
皆統於碩

董氏曰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

羽檄召材官騎士以備軍蒞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

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如魏遼為北地將軍事已則

罷京師止南北軍為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

北軍屬太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

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

以中壘領之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
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唐人蓋知之矣異時南北

卷之三十一 兵考 三十一

軍皆郡國者上無定在之兵也詳見前自武帝置大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從始此期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乃子孫見表志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它衆甲伍必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犇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氏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飲飛射士孤兒胡越騎詣金城以益邊夫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少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飲飛胡騎越騎從事是南北軍出矣紛紛無復

舊制皆自武帝啓之按武帝時事越則會稽豫章車擊朝鮮則出至宣帝擊及光武之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矣光武置黎陽兵罷都國都試者節制明帝而後募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四成邊置諸營事並見前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于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如永平中伐匈奴留兵伊吾廬城至肅宗二年罷之之類是也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至安帝末初間募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矣桓帝延熹間詔裁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單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設若盜起一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辨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輒北於是羗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顯克豫之卒擊乘林

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永建間方且郡舉五人孝習戰射又方募為陷陳募以擊善尚召為積射以擊鮮卑召為義從東漢有義朝義從善取西邊羌胡之願從者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桓靈之世雖能委任受禪盡滅諸寇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為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既殄而蕭牆之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滅何武袁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閣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董卓以并閣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為之光武徒見季都試或以為患韓延壽以試士僭擬不道誅而翟義之討王莽李通之勸光武皆因秋試之日因勸軍旅誅守長瓌今起軍遂罷都試之法

昭烈初置五軍其將校略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武騎之別諸葛亮卒蜀兵耗矣

諸葛亮傳街亭之敗戮馬謖以謝衆上疏曰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靈陽郡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典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後數年則損二分之一將何以圖敵

邊境半限許二冬之二餘日以圖備
入此皆燬十平之內則格合四水之辭給非一州之視直
又典吳中傑士十餘人突洲無前實更青羨婿左鄰一千餘
聞者平耳然委賊靈期馮譚王闔芝下立白壽隆洽澄險
備德吳野海亭之規燔馮馮以橋梁土掘日自亞匪黨中
法備之限儲營吳卒開兵赫矣
然亦置五軍其雜效却收對而兵亦突派無前實更青羨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一

宋鄧陽 馬 端臨 貴興 著
明斬陽 馮 天馭 應長 校刊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魏武為相國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士

文帝增置中營於是制武備中聽二營以領軍將軍併五校統
之是時有中左右前中各一部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
各一人

黃初中復令州郡與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

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

吳多舟師而兵有解頰敢死兩部又有重下虎士

疾軍旅皆已引出唯 丹陽青巾 係結解州揚太守沈整領丹
車下虎士千餘人 揚鐵率刀捕五十號曰青巾
兵屢 交州義士 步騰傳補道代出長波及健兒武射之名

交州義士 步騰傳補道代出長波

調度亦無法武射吏見政統傳大率出者為六歲者補戶
至有二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應民遷補其處陳武
子表領新安都督表所受賜復人二百家會齊新安
除國賊表之功於國表以表之表此表之表何表得表表表乃表日
也表皆表料表取表以表名表師表伍表所表在表以表聞表權表其表後表又表以表五表子表分表將
而吳遂亡

晉文帝置一衛中領三部司馬前驅田以中領之軍領之

武帝以伐吳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

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

前後驍騎七軍皆以中軍將軍羊祜領之祜罷改此

帝德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六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

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吳詔悉去州郡兵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
為一當罷戡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
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又廣東西數
千里不宥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
唇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俱逼州兵未宜
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
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乃濤
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

吳大發母過二萬每議取奴兵

自用才協議後皆以奴為兵道子奏諸郡奴號曰樂屬吏

翼發六州奴其代是也

漢主劉聰置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丁為之

又置左右司祿各領一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
輔各主六夷十萬落

趙王石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二四丁取

二合鄴城舊丘蒲五萬戶紅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

萬斛于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

之地興屯田括民馬得四萬餘大闕於宛陽欲以鑿燕又制

征士五人出軍一乘十二頭米十五斛絹十疋調不辨者斬

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死者相望

秦王苻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二十

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二萬餘騎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舉伐魏以兵力不足采發青冀徐豫

二兗三州三五民丁倩以躉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

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

皆加厚賞江南白丁輕進易退卒以敗師

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中

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孝武惡其

大故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

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

齊高祖受禪自泰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

李安上表請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以隨

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武帝末年魏孝文欲遷都洛陽聲言南

伐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招募以備之

後魏明元帝詔四廂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詔諸州六

十戶出戎馬一疋大閱于東都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為前軍

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其

後又詔天下戶二十輸戎馬一疋大牛一頭六部人羊滿百口

者調戎馬一疋

大武真君十一年遣師南伐圍盱眙遺臧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羌死滅關中賊卿殺之無所不利

孝文帝定都洛陽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其後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司州民十二夫調一吏以供公私力役

宣武時源懷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從之

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為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

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疆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徵解金鐵之工少開草木之作無不搜管窮壘若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買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

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
司號為府戶役同厮養宦婚斑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
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並州分置郡縣凡是府
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敘一律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
若行國家無北顧之憂矣崇為之聞奏事寢不報
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
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過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
當時人物忻慕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
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
鎮驅使但為處侯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
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
兵之格鎮人不獲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
遊官猶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

十乃出為鎮亦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
為之損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環背恩縱掠發
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反沙漠不日而邊邊人見此援師遂自
意輕中國尚書令臣示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
高闕戍主御下失和以陵殺之遂相帥為亂攻城掠地所過
夷滅七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
不返臣崇與臣遂巡漢路相與逐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
體今日所慮非止而北將恐諸鎮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

可書奏不省

孝明神龜二年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瑛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
抑武人不使豫清於是誼謬盈路立榜克期集會屠其家二
日羽林虎賁近千人皆造其第焚殺盡父子遠近震駭胡太后
叔羽林虎賁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高

歎時給使至洛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留衛相帥焚大臣之第
朝廷愍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

按先儒因高歡之言以為當時不能伸張舜之冤酷殲
羽林之驕橫可以見魏政之不綱然馬嘗考之拓跋氏
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為國也羽林虎賁
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則禦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
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橫行中國者孝文詔軍士自代末
者皆以為羽林虎賁自孝文定鼎伊洛務欲以夏變夷遂至矯枉過正崇文
鄙武六鎮兵卒多擯之有同奴隸邊任浸輕裔夷內
侮魏之衰弱實肇於此任城廣陽二王之言可見當時
為國遠慮者正當少遵創造之規優假介胄之士以救
其偏而彛復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當時幻主尸位
政出房闈選舉無章賢否混雜所謂清品豈皆佳士而

獨欲擯羽林虎賁使不得預乎軍士賊殺大臣而不能
討紀綱墮矣然彛父子謀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

北齊軍制別為內外領之二胄外步兵曹內騎兵曹十八受田
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

神武王將出兵拒魏行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
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
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
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魂
失膽前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
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
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
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
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

為疾之

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為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郡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眾不滿五萬人

閔帝時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一役武帝既誅晉公護始親政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帝既親政始收兵權既克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為七總管

隋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

分統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置驍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略也

文帝開皇八年以伐陳置淮南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冬十月出師凡總管卒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

九年平陳詔曰今率土大同舍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化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高九舌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信罷世路既夷群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無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

十年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橫行方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朕其憂之於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武臣之制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

置軍府

煬帝大業八年敕四方兵皆集涿郡伐高麗左右各十二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凡二百萬軍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五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團步兵八十隊分為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曹纒拂旗幡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為四團使步卒揆之而行進一立營皆有次叙儀法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建威為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太宗為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群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之折衝中為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時以天下未定將舉甲中之參以

臨四方三年更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豳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并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幽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二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節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皆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為

布幕鐵馬孟布槽鍾鏤鑿確篋斧鉞鋸皆一甲林二鎌二隊具
火鑽一胸馬繩一皆端足詳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
礪石大觶氈帽氈鞋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
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
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
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攢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
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
步隊十騎隊一皆共稍幟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
諸校皆歛人騎為隊二通偃旗稍解幟三通旗舉左右鑿鼓二
人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征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
左右擊征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征隊還左校
復薄戰皆擊征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幟攝矢弛弓還刃
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獲各入

其人其款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
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
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
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
歲闕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
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
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
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
上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
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游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
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
中國之民可以少安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
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

年之間悉為精銳

府兵圖

上府 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長史一人

府中府 千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兵曹一人

下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別將一人

坊 高祖置

坊主 一人

羽林軍 祖高

龍武軍 宗玄

團 三百人

校尉

禁神武軍 宗肅

兵隊 五十人

隊正

神策軍 宗代

英武軍 宗代

火 十人

火長

大威軍 宗順

神威軍 宗德

章氏曰唐志言凡天下十道左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別計折衝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惟禁神武軍議則以為太宗置府八下

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為固本漢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率府而折衝亦隸焉太子管軍非古制也唐只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郡縣之官盡會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故官志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不隸於衛驍乃是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漢以二歲更代為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

玄宗先天元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事不克行開元六年

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亾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曠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資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事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曠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號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

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三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棚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鎗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曰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絲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祿山既反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

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斬逆胡之首上悅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又出內府錢市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常清屯武牢以拒賊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熟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沔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煑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知山東戍

多齎饋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本爲彍騎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三千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自賤

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之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入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絲纈造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疋計十入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之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時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今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置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

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關中之疲弊為富疆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今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憲宗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德元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萬加天寶二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二百三十五萬而兵卒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

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宰相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

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
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
爲盜及朱克融王正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
之諸道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
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
自以爲功不勝則治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
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輿動皆自禁中授以方
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遠戰中使道路如織
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
五萬人之衆裴度元臣宿老烏仲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
鎮萬餘之衆屯守險年竟無成功以竭方盡崔植杜元穎王播
爲相皆庸才無遠夏更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
克融王庭湊以節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致堂胡氏曰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
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
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
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
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輕重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
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羸股肱決
射衛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府衛
日以陵夷李勣侯言欲脩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
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爲遠圖至蕭俛段文昌募銷偃之
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既許以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
人而已姦將貪帥利軍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
夫兵有國之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穆宗聽之懵然則以
憲宗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也於邊將之也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皆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也太宗時行軍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皆置於節度使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壽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又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

於士卒往往自擇可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以撫之號為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之甚則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忠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

唐所謂天子禁軍有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

之缺重卷百五十一 五

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
後老不任重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
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
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
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
弓馬四次上翹開舉五圓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者爲
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
年始取唐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
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
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
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右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
爲綠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
皆京兆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

禁兵衰耗及禪山及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
武上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調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
補元從爲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
天寶初知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
十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
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徵巡李
愔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有勅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
文武區別以相牽制今羽林代北吾警恐有非常何以制之
李輔國上元中以此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
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物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
盤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瑒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瑒以
任至將兵千人赴難治玉與朝恩屯于陝時邊土陷廢神策
軍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

州節度使郭英人皆鎮陝其後仁王歸以英又兼神策軍節度
兼又入為僕射軍統於魏軍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
中清難皆賜名號應坊臣於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
宗避吐蕃幸陝胡色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
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比
軍也永泰元年吐蕃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
軍盛分為左右兩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
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
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
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交將劉希暹為神策廣候主
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為賞至有選舉
殊寓而挾厚貲多橫死者朝恩得罪以希暹代為神策軍使是
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即位以

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
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關
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為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婿
端王傳吳仲孺殖貨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
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
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鑿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
是豪富者緣為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
人補之各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裁伏不出帝遂出
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
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專君卑臣疆幹弱支之道全
外有不廷之虜內有使命之臣帝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挫
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才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
悉能為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及志貞等流及神

卷之五十五
神策軍

策都虞候李晟與軍之它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起難遂為神
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占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
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宦官而益置大將軍以
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口赴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
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宿懸以事辨治先奏乃移軍勿
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剛建言京畿嚴得所聚惡作不常候奏報
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
曰左右神武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
圖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軍有功者自肅宗
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
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賊神
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取處旬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
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慶難功

出然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政
舉名實三輔人假庇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
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
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為之歛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掖
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富彊少畏十二年以
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李寶文場為左
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
事霍仙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
者監張尚進為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
者監焦希望為左神威軍中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
既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
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饜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
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遙隸神策軍廩賜遂贏舊二倍繇

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
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
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
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
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
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
合爲一日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
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
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
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
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與禁兵及伐李茂貞
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
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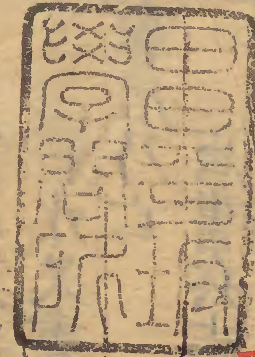
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
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璣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
兵代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道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
宣請天子幸邠州全瓘景宣及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
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
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
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
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
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
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
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千人爲控鶴排
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
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

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
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
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
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
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
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
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
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
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
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
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
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
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

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
後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
弒唐乃亡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
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
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
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
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
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
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
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
據安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財賦以布
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

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
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
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
以滅亡可不哀哉



一百五十一

寬政戊午

